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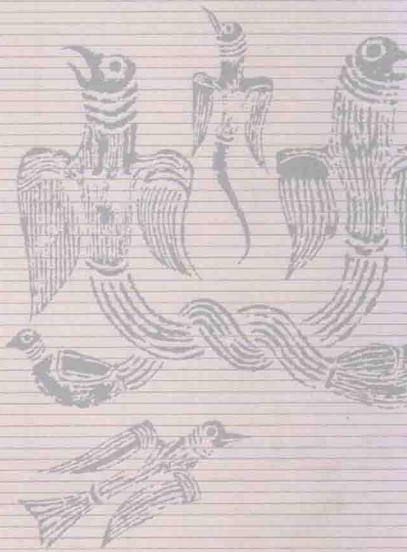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

李慧芳 著

HANDAI SAOTI SHIFU YANJIU

汉代是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骚体文学进程中的第一个关键时期，汉代骚体作品忠实地继承了先秦楚骚的基本精神，同时又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思想和艺术特征。而相对于硕果累累的先秦楚辞研究来说，汉骚研究的园地颇为荒芜。以汉代骚体诗赋研究为契机，深入探求汉代骚体作品的独特魅力及其与先秦楚辞的异同，不失为骚体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

政治思想研究

政治
思想
研究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

李慧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 / 李慧芳著. —杭州:浙江大
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7-308-13354-8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楚辞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1911 号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

李慧芳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陈 玥

封面设计 绪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1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354-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历史与现状	(1)
第二节 本书的写作目的及意义	(9)
第一章 汉代骚体诗赋界说	(11)
第一节 骚体概念界定	(11)
一、科学的文体定义	(11)
二、骚体界定的现状	(18)
三、历代骚体文论的倾向	(20)
四、科学的汉代骚体界定	(24)
五、余论：对骚体和楚辞体的思考	(27)
第二节 汉代骚体诗赋的范围	(29)
第二章 汉代骚体诗赋主要创作因缘	(36)
第一节 黄老思想的浸润	(37)
一、关于黄老思想	(37)
二、黄老思想在汉初的巨大影响——以政治策略为例	(40)
(一)与民休息	(40)
(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41)
(三)奉俭养德	(42)
(四)不得已而用兵	(42)
(五)余论	(43)
三、黄老思想在汉人思想中的深刻烙印	(45)
第二节 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下的思想压力	(53)

一、汉初儒生在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	(54)
二、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	(56)
三、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政治的畏惧.....	(59)
四、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	(60)
五、结语：精神创伤与文学创作	(64)
第三章 汉代骚体诗赋的情感世界	(66)
第一节 汉代骚体诗赋的情感及抒情目的	(67)
一、达幽怨.....	(68)
(一)述不平	(68)
(二)哀无常	(72)
(三)诉情思	(76)
(四)代结语：抒情中的述志倾向	(80)
二、通讽谕	(87)
三、表称颂	(89)
四、余论：汉代皇帝的楚歌体作品	(91)
第二节 屈汉骚抒情异同论	(92)
一、同：骚怨主旋律的传承	(92)
二、异：汉骚抒情的新趋势	(95)
(一)抒情范围的拓宽	(95)
(二)情感中心的转移	(96)
(三)屈骚精神在汉代的衍传及汉骚抒情气势的弱化	(98)
第四章 汉代骚体诗赋文体艺术独特性考察	(106)
第一节 体式	(106)
一、骚体诗的两种形态	(107)
(一)皇家骚体诗的楚歌本色	(107)
(二)文人骚体诗的趋整倾向及内因考察	(112)
二、屈骚体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117)
(一)《楚辞章句》所录骚体赋：对屈骚齐言句式的过度依赖 ..	(118)
(二)《楚辞章句》未收骚体赋：屈骚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的 此消彼长	(121)

(三)骚散相间体赋:骚体句式与散体句式的兼容并蓄	(125)
第二节 风格(上)——文风与辞藻	(130)
一、骚体诗:自然、优柔与典雅	(131)
二、骚体赋:清中有丽	(135)
(一)清雅的风格底蕴	(136)
(二)丽辞的点缀	(137)
第三节 风格(下)——美学理想	(139)
一、两汉美学思想对先秦美学思想的继承	(141)
(一)对楚骚美学的继承和突破	(141)
(二)道家美学思想的继承	(144)
(三)儒家中和论的继承	(145)
(四)余论	(147)
二、两汉骚体诗赋的审美风尚	(148)
(一)以悲为美	(149)
(二)以自然为美	(153)
(三)以理为美	(156)
(四)以丽为美(代余论)	(157)
第五章 汉代骚体诗赋在骚体流变史中的地位	(159)
第一节 汉代骚体诗赋发展轨迹勾勒	(159)
第二节 汉代骚体诗赋与先秦拟骚的异同	(162)
第三节 余论:汉骚对后世骚体的影响	(166)
结语	(167)
附录一、汉代骚体诗作品目录	(170)
附录二、汉代骚体赋作品目录	(176)
附录三、汉代骚散相间体赋作品目录	(183)
参考文献	(192)
索引	(200)
后记	(202)

绪 论

第一节 汉代骚体诗赋研究历史与现状

在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骚体文学进程中,汉代是一个关键时期,首先是因为汉代文人创作了大量骚类作品,维系了楚骚的基本面貌;其次是汉人将楚、汉的部分骚体作品结集,为骚体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作出了极大贡献。自《楚辞》成书以来,相关的研究就持续不断,其中收录的汉人作品及流传下来的其他汉代骚类作品,也时时受到治骚者的检阅和评论。历代汉骚研究思路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与楚骚之间的比照。而相对于硕果累累的楚辞研究来说,汉骚研究的园地颇为荒芜。

最早对汉骚进行评论的即是《楚辞章句》的撰者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各篇汉人作品序,即是他的手笔。为明晰起见,将各篇小序罗列如下:

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招隐士序》)

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七谏序》)

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

——(《哀时命序》)

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悯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

——(《九怀序》)

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贊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

——(《九叹序》)

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

——(《九思序》)^①

小序中透露出来的对作品思想及作者人格的关注，反映了汉人对儒家道德标准的推崇。两汉期间以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为代表的屈骚论争，就是因各家对儒家标准不同要求而起的。

而王逸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屈原的显著个性与儒家经义相合：“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②(《离骚经序》)在这种对屈原的同情和理解下，王逸自作《九思》以表心迹。可以说，汉代的汉骚研究是以对作品思想性的关注为主体的。

至魏晋南北朝，随着文体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汉骚研究的重点转向文本的体式、风格等方面，而总体上以风格为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汉骚的评述是这一时期汉骚研究的代表，摘录其中有关汉骚的评论如下：1.“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辨骚》)2.“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哀吊》)3.“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脆。”(《哀吊》)4.“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才略》)5.“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时序》)6.“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才略》)7.“淮南崇朝而赋骚……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神思》)^③他认为清、哀、艳、丽、奇是汉代骚体作品中的几种基本风格，但是这些风格整体上

^① 以上诸序分别见〔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236、259、269、282、314页。

^②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③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47、241、241页；下册，第698、672、699、494页。

没有脱离楚骚的影子。齐梁时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①对西汉至东汉中叶的骚体作品所作的评价，也主要是从语言风格的角度进行的。

刘勰《文心雕龙》对汉骚语言风格的关注，对唐代的汉骚评论起到了很大影响。《隋书·经籍志》说：“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②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自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播、陆、扬波扇翩，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③又柳冕说“泽竭而诗不作，骚人兴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④等等，都是对作品艺术形态的关注和评论，也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文体论的侧重点在于文本风格。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工作在宋代得到重视和效仿，但由于汉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偏下，所以宋代的整理和研究对象仍以楚骚为主。在保留汉骚的著作中，以晁补之辑《重编楚辞》、洪兴祖撰《楚辞补注》、朱熹撰《楚辞后语》（见《楚辞集注》）最有代表性。在汉骚评论中，三书的态度还是一致的，即注意到汉骚与楚骚之间的差距。朱熹说：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也。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故今并录以附焉。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旧录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别定为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说于其后。盖古同异之说，皆聚于此，

^①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778页。

^② [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册，第1090页。

^③ [唐]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八，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唐]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亦得因以明之，庶几纷纷或小定云。^①

认为《章句》中的部分汉人作品艺术上没有感染力，格调也卑下，不足以与楚骚相提并论。晁补之与洪兴祖所持意见与朱熹略同。而三家之所以否定汉骚，基本的立足点还是以作品的思想高度为主，与东汉王逸遥相呼应。三家之外，还有一些汉骚评论散见于别集、诗话、志书等文献中，笔者对目前所能见到的评论进行解读，发现它们也多注重思想高度。如苏轼《贾谊论》：“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跃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②严羽《沧浪诗话》：“《楚词》，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此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操、严夫子《哀时命》宜熟读。此外亦不必也。”^③苏轼对贾谊的善意劝诫即是就其思想方面而言，而严羽对汉骚作品的取舍态度与晁、洪、朱三家一样，将作品思想境界的高下优劣作为去取的标准。

对汉骚思想性的轻视和否定，也是明清两代汉骚研究冷清的内在原因，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尽删《七谏》以下诸篇，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九辩》以下的作品悉数否定，林云铭《楚辞灯》对汉骚的抒情予以否定，尤其对《反离骚》非常不满，都说明了这一点。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认为屈宋楚辞最工，然而随后的汉骚作家就失去了这种艺术性，对汉骚作品的体式艺术不予认可。汉代骚体作品的感情和体式艺术在明清两代基本被全篇否定。

自此为止，可以说汉骚中的大部分作品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处于十分受冷落的状态。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趋势悄然而起。

清人吴世尚《楚辞疏》对汉骚有所肯定，他认为：“《惜誓》以下五篇，《惜誓》《哀时命》，雅与《骚》近，而贾得《骚》之精，庄得《骚》之气。《招隐士》绝不与《骚》似，而小山独得《骚》之神。”^④在近代，姜亮夫《楚辞通故》中举有汉骚因袭楚骚之句的例子，闻一多《说九章》一文列举《吊屈原赋》《七谏》《哀时

^① [宋]朱熹：《楚辞辩证》上，见《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②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卷四十三，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76页。

^③ [宋]严羽：《沧浪诗话》，收于[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册，第698页。

^④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尚友堂刊本《楚辞疏》，转引自《楚辞学文库》第二卷《楚辞评论集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页。

命》《九叹》因袭《九章》的字句；这种从体式上将汉骚与楚骚对比的研究方法，显然对汉骚研究的推进也很有作用。游国恩《楚辞概论》第五篇《楚辞的余响》，对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汉代骚体作家的身世、作品进行了细致分析。虽然他在结尾说：“严格的说，自《惜誓》以下诸篇，除《招隐士》而外，在文学界中的确没有什么贡献。他们的成绩只能造成后人摹仿的习惯，造成后人追悼或崇拜屈原的心理。”^①但是他对汉骚进行独立研究的历史性眼光，还是骚体研究史上的一个突破。以上对汉骚生成原因及体式特征的关注，尽管有些不是有意为之的，但对现代研究者对汉骚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下面就汉代骚体诗、汉代骚体赋两个领域分而论之。

现代的汉代骚体诗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倪其心曾在《汉代诗歌新论》中探讨楚歌、骚体在汉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道路轨迹，他认为：“总起来看，今存两汉的楚歌作品不多，相当零散，流行不广，杰作甚少。比较起来，西汉作者作品多于东汉；西汉宫廷之作多，东汉宫外作者多。可见楚歌主要流行于西汉初、盛时期的宫廷上层范围，东汉以后则主要为赋作中的歌词以及琴曲歌词。……楚歌在汉代的发展情况显得特殊，突出的现象是流行于宫廷上层，而流行时期似乎不长。”^②他将楚歌的发展轨迹总结为：脱离歌曲，成为语言艺术创作，继而“兮”字消亡，突破了定型的束缚。近来也有一些关于骚体诗的单篇论文，如卢毅《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将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归纳为多样、丰富、艺术三个特性，以证明骚体诗在汉代抒情诗中的重要地位。

与冷清的汉代骚体诗研究相比，汉代骚体赋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而且兼及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除了一些文学史和赋学专著外，专题性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也已经出现。著作如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曲德来《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就骚体赋发生原理所作的探讨给人很多启示。学术论文如张啸虎《汉人骚赋与楚辞传统》（《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吴贤哲《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① 游国恩：《楚辞概论》第五篇《楚辞的余响》，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335页。

^② 倪其心：《汉代诗歌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可作为骚体赋与楚辞关系探讨的代表。刘毓庆《汉赋作家心态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康金声《论汉代的骚体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后收入199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汉赋纵横》一书)、马正学《宣寄情志 联类己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刘向斌《西汉赋家的个体性生命焦虑》(《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对骚体赋与两汉文人心态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发人深省。此外还有骚体赋专题内其他问题的探讨,如孙晶在《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中两者关系的思考(此文见于《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后收入2007年齐鲁书社《汉代辞赋研究》一书),王凤霞《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天府新论》2003年第1期)揭示的骚体赋从边缘而主流等倾向,谭淑娟《骚体赋:汉代的一种抒情文体——兼议以诗歌为抒情文学和自觉文学的局限性》(《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对骚体赋的普遍创作状况及其表达情感的方式和特点的论述,以及张志勇《汉代拟骚体中的隐逸化倾向》(《集宁师专学报》2008年第3期)、苏萍《班氏家族骚体赋的楚祖意识及其价值》(《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程兵《两汉骚体赋研究》(安徽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邓兴华《汉骚体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彩萍《浅论汉代骚体赋》(湖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陈恩维《论汉代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云梦学刊》2004年第3期)等等,提供了各方面的骚体赋研究视角和理论背景。择其重要者简介如下:

康金声《论汉代的骚体赋》一文将汉代骚体赋的内容与思想分为八类:1.失志者自危者的忧愁惧怯。2.不平者受害者的怨恨愤懑。3.入世者逃世者的出处选择。4.用世者对国事灾变的关注。5.行旅行役者的感慨伤怀。6.览古吊古者的感触和哀悯。7.事君献纳者的讽谕和导引。8.失欢失宠者的思念和伤悼。并在此基础上将汉代骚体赋的思想分为四类:第一,对封建政治的揭露批判。第二,对天道天命的皈依或怀疑。第三,对上古盛世和贤哲的思慕缅怀。第四,对妇道纲常的绝对信守。认为这几方面思想“对汉代的政治黑暗、风俗败坏有所揭露和批判,它对三代或远古的缅怀称颂表现了对现实制度与风气的不满,它对儒学鼓吹的天道天命有所怀疑质问,也表现了一定的觉醒和反抗。”^①

^① 康金声:《论汉代的骚体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对于汉骚中透露出来的对命运的软弱态度,康金声认为是专制政治压迫所致,于浴贤却认为是由于儒生的自觉维护中央集权的精神所致:“汉代作为封建集权制的统一帝国,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其蓬勃的生命力。虽然两汉四百年间,内乱外患时有发生,汉代文人也不免遭受‘士不遇’的尴尬,社会之弊端、君主之昏庸亦是封建社会无法克服的现实,但政权稳定和天下统一给了汉代士人以基本的生活空间,并在思想情感上找到了归属。因此,汉代士人是在对现实社会认同的前提下抨击现实揭露弊端的;当他们对现实社会还抱有希望时,他们是不会理解屈原的殉国壮举的,也不会赞同以如此激烈的行为与现实决裂。再则,随着汉代统一政权的巩固和文化建设的推进,儒学的纲常礼仪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①两位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使其成为汉代骚体赋中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在汉代骚体赋的艺术方面,康金声主要从美学情趣出发,将骚赋的美学意识分为两种:1. 悲剧意识的普遍与普遍的悲剧贬值。2. 悼屈之作的普遍与普遍的袭故追陈。^②按楚辞美学本来不为学界所重,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学讨论的推动,楚辞美学如今已成为楚辞界和美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③悲剧意识和模拟倾向都是汉代骚体赋的显著特色,前者是骚怨精神的传承,后者是汉人在感情上和艺术上都倾向屈骚的表现。康金声认为汉人思想中的软弱性导致了以悲剧意识为主导的模拟之作思想境界不高的事实,并指出这种软弱性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此种解析是十分有道理的,但是存在对美学概念不很明晰的缺失。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审视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及时代的审美意识,文中所举的“愿壹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哀时命》)、“悯吾生之愁勤”(《显志赋》)、“惆怅兮自悲”(《九思·怨上》)诸句,准确地说体现的是作家心中的悲愁情绪,还不能反映出他们对“悲”的了解和意识。这也是汉骚研究中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和《先唐辞赋研究》是骚体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对“骚体”的界定。他认为“楚辞体”的定义包括三个内涵:第一指战国末年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诗歌;第二指东汉时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这部总集;第三指一种特定的文体样

^① 于浴贤:《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康金声:《论汉代的骚体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③ 参崔富章等主编:《楚辞学通典》,《楚辞学文库》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3页。

式,符合这种文体样式的作品既包括已收入《楚辞章句》中的屈宋之作与汉人的拟作,也包括《章句》中未收的汉人其他拟作和汉以后历代文人模仿屈宋辞作的形式所写的作品。他鉴于长期以来楚辞研究局限于第一第二个内涵的状况,对其背后的两种片面认识提出质疑。这两种认识是:1. 楚辞的时代只能是战国,若将后世拟作纳进“楚辞”的范畴,将使它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受到影响;2.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辞”后即使有零星的类似作品出现,也构不成一个绵延的文学传统。针对这两种观点,郭建勋从文体分类的角度和文学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商榷。他认为:1. 任何文体的归类,其主要依据是该体裁的形式即句式、结构、音律等方面的特点,而不应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2. “楚辞”在其形成的初始阶段虽然确实是楚人的专利,但并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灭亡,自汉而今历代模拟之作层出不穷,说明骚体文学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百川中的一支,从战国经汉魏唐宋至清末一直绵绵不绝,确乎形成了自身的文学传统。楚辞研究现状中对屈宋以后骚体文学研究的缺失,使他将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系统内部发展演变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在《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一书中,他首先提出自己对骚体的界定:形式是判断文学体类归属的主要依据,“兮”字句是骚体的本质特征。在此定义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于汉代骚体文学的几个看法:1. 汉代骚体文学在散体大赋的影响、渗透之下,句子长度扩大,体式骚散结合,抒情色彩淡化;2. 骚体文学之所以风行汉代文坛,与汉初统治者的喜好提倡、黄老仙道思想的流行密切相关,也与文体发展的规律、骚体本身的抒情特征有内在联系。3. 骚体文学在两汉期间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两汉前期的绍续与过渡阶段、西汉中后期的嬗变与定型阶段、东汉时期的模仿与儒化阶段。4. 扬雄《反离骚》的实质是反其辞而合其心。其中第一点在孙晶的《汉代辞赋研究》里也可以找到论证。她认为:骚散相兼体赋是赋家在创作实践中对骚体赋多重功能和散文句法的自觉利用,符合文体发展演变的规律,也促进了汉赋体制的演变。东汉中后期出现的抒情小赋就是在骚散相兼体赋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汉时期的抒情赋多为骚体赋,而东汉中后期以后产生的抒情小赋则多带有骚散相兼的特点。

总的来说,清代以前人们对汉骚的关注是不够的,汉宋诸儒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对汉骚多有贬斥;而古代尤其是南北朝文体论中对作品文体艺术的关注,经由宋元明清时期的长期蛰伏,在近代有所展现并已经取得了成果。但其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

第二节 本书的写作目的及意义

首先,形式确实是判断文学体类归属的主要依据,但当某一文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背离了原初体式的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形式或感情特征,这一文体是否可以视为已经产生了变异?如果承认它是变异的,它是否还能符合其最初的称名?在界定文体概念的时候,时代因素是否应该考虑进去?

其次,《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中对骚体风行原因所作的探讨无疑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所得出的两个方面的四点结论也是很令人信服的。其中黄老仙道思想在汉初的流行一节,重在探讨道家崇尚虚无、追求感性个体人格的自由及神仙思想,那么道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自然观在其中有没有发挥作用呢?如果有,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再次,作为汉代一种主要的文学类别,骚体作品在艺术上具不具备其独特性?如果有,它的独特性通过哪些方面来体现?它在两汉400年间的存在,是否呈现出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康金声在《论汉代的骚体赋》一文中将“以悲为美”作为美学思想的主干,固然是不错的,但还应当做更深的挖掘,比如骚体作品中的道家思想是否是美学思想的一种体现?所谓软弱的汉代文人共性是否又是美学思想的另一种体现?这种美学思想与先秦美学思想有何渊源?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在深刻理解两汉骚体诗赋感情世界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史实,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

此外,《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中对汉代出现的骚散结合的赋给予考察,认为骚散结合体式的出现是西汉时散体大赋对骚体影响和渗透的结果,并举董仲舒《士不遇赋》为最早一例,《汉代辞赋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结合当时散体大赋在文坛的强势地位来看,郭建勋的推断是十分有道理的。但考察两汉赋的实际形态即可发现,这种骚散结合体式的赋,其实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如贾谊的《簷赋》;不但如此,在已经确定为宋玉所作的《高唐赋》《神女赋》及1972年出土的《唐勒赋》中都可发现骚体句式与散体句式相间存在的事实。那么,骚散相间体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仅仅可以归为散体大赋对骚体赋的影响,还是需要把眼光上移,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它发生发展的真正轨迹呢?

鉴于以上在汉代骚体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产生的疑问,笔者愿意作一个

尝试,以汉代骚体作品中的诗赋为切入点,探讨骚体诗赋在汉代的存在及发展形态。书中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的《全汉赋》及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的《全汉赋校注》、龚克昌《全汉赋评注》等诗文总集及各家别集,以及汉诗、汉赋研究专著中的辑录、辑佚及正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等。在具体研究中,主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是情感世界研究,在了解作家思想基础和个人经历的前提下,将汉代骚体诗赋的情感世界分为达幽怨、通讽谕、表称颂几部分,对其创作的感情基础、蕴含在篇中的信息、抒情的目的加以考察,并将其与楚骚进行对比关照,探讨其对屈骚精神的传承情况。在分类时没有采取常见的以题材内容划分的方法,而以作者抒发的情感类别为标准,并尽力探究作者在抒情时蕴含的不同期望。楚汉骚对照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不新颖,但为了关照汉骚在骚体流变历程中的独特形态也暂时采用,在对照中,以表面形式的变迁为依托,尽力探察形式背后蕴含的作家个性及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变迁。其次是文体艺术研究,遵照科学的文体概念,将汉代骚体诗赋的文体分为体式和风格两块。体式方面,因为汉代骚体诗赋数量众多又句式各异,句式特征很难且似乎也无必要一条条对照归纳,所以笔者放弃字面意义上的句式对比分析,而重点探讨汉代骚体诗赋在大汉一朝中的运动大势及骚体诗和骚体赋内部呈现的齐言、杂言句式同生共存、静中有动的复杂性。在考察汉代骚体诗赋风格的时候,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意图对骚体诗多种风格并存的多重性和骚体赋主导风格与次要风格一静一动的存在状态及运动轨迹加以探究和总结。只有在美学理想一节,为了全面了解汉代骚体诗赋作家所处的美学思想大环境,才在横的研究层面上对两汉美学思想及骚体诗赋的审美风尚进行统一考察。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纵向或是横向的考察,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努力勾勒两汉骚体诗赋的存在状态及发生发展的运动轨迹。